

鎮海縣志

卷五

鎮海縣志卷五

水利

河渠總論

定海

今鎮海

延袤西與鄞慈接壤其東南北皆際巨海中經以大浹小浹二江潮

汐吐吞地皆瀉滷雨暘少愆則鹹潤蒸曝苗卽就槁故河渠之治莫先焉其在縣治之西北有大閘河有西河有夾江河有中大河中大河發源於慈之丈亭江由夾田橋過茅洲化紙二閘以達定之西城其長亙五十里而近中又節之以貴勝大寺二堰以嚴蓄洩夾江河起鄞之桃花渡由白沙露林而抵於定長與中大河相埒卽宋淳祐間制帥顏頤仲訪故道而疏鑿之所謂顏公渠者也歲久淤塞嘉靖丙申縣令王文貢復疏之已而復淤迄今莫有繼顏公之志者焉縣西北百里許與慈谿餘姚相比其地多山故水瀦而爲湖者曰鳳浦湖曰

沈窖湖曰靈緒湖曰白沙湖其受湖水而爲渠者二一曰西河發源於慈之香山東流十餘里而洩於澥浦西則自斗門去一十五里而合於中大河一曰大閘河兼受杜湖之水由宣家堰而東注於西河其長可四十餘里蓋江北之田東西管靈緒凡三鄉西河與大閘皆坐靈緒而又益之以四湖溉田可千餘頃故其田獨膏腴其在東西管則顏公渠旣以久湮而仰受於慈谿之江者獨一綫又潮汐往來有大小礮閘之啓閉故時有旱暵之災議者謂貴勝大寺二堰之東其地高故其浚宜深其浚深則水自流注江潮直達時乃開礮閘以導之自不患於驟涸而又疏通顏公渠益廣支水則民利自倍矣在縣治之西南由小浹江而上左右有河而皆接於鄞之東大河其左則自鄞之斗門而入由紀家橋石碓頭而至於東岡山之黃滿堰長可十五里其右則自鄞之新橋而入由湯家巉龍山下鍾家橋而直至竺山尾分爲二流其一從陳山之南過高河塘至小竹山而止其一從北流過石門又折而東由陳山之北越江南鋪前橋

匯於樂家莊而止舊志所謂謝墅河也長可二十里有奇水潦頻仍則從北行者洩於大浹江從東行者洩於小浹江小浹自海口達於鄞之五鄉礮其長可百里

案張志稿云僅六十里

其江之半則鄞之分界也江之左有槎堰亦名蛇堰外臨長

江內偪石山崩決不常定人曰是地在鄞鄞人宜築鄞人曰是利在鎮鎮人宜築其未諧也鄞人乃塞紀家橋以自利鬪訟無已定之耆老乃告縣令宋繼祖相厥攸宜去蛇堰二十里卽東岡山之下而堰焉堰以上江盡爲河而蛇堰可無用瀦停益巨而灌溉滋溥矣或謂礮遠而道迂宣洩不利多病於潦乃又於甬東隅開江東大石二礮王駐洋開周家礮又卽楊木堰爲礮以便輸洩慮又未已而海道副使劉應箕知府雷金科又議卽東岡之堰左增置石礮門者七蓄洩兩便斯百世之利也其靈巖泰邱海晏三鄉之水皆自鄞之太白山發而爲阿育王山其南行爲三山爲穿山爲盤隩爲慈隩爲黃崎以至於海其北行爲新隩爲靈峯爲布陣山爲孔墅山爲屏風山爲嘉門山爲青嶼山以至於浹

口山從南行者重岡疊嶂高而且邃故其水之出亦濫駛不絕注而爲潭流而

爲溪溪之大者有七曰啓霞溪曰盤隩溪曰雁潭溪曰瑞巖溪曰慈隩溪曰章

家溪曰楊家溪溪之流衍而爲河者有三曰地埭河長三十里自盤隩溪發源

東流接啓霞雲巖之水下楊木堰趨小山磧入海曰蘆江河長二十五里自瑞

巖發源向東北流而洩於穿山磧口曰楊洛河自阿育王山下發源向東流爲

石湫又接盤溪水向西北章家橋

案今無此橋或即湯家橋

兼受靈巖水而洩於長山磧

其長比地埭加三之一自阿育王山之北山淺水嗇而資於灌漑者蓋僅僅足

也大浹之南凡四鄉惟崇邱南接於鄞與受東錢湖水之利其靈巖泰邱海晏

重山所闕與鄞阻絕當時建議者欲鑿阿育王山嶺引東錢湖水以灌之故以

湖米均派於四鄉之田厥後鑿山之議不果行而三鄉之田空輸湖米之賦至

今未有建議而蠲之者

光緒志案同治三年邑人胡樞胡洪安等議於王家磧口鑿岡爲渠通崇邱大河以興水利邑令顧德恆上其

事於各大憲阻於鄞人不果行今光緒鄞縣志言四鄉均派湖米之說亦屬子虛當日纂修者不加詳審留此曲筆此則志之無足徵者不知嘉靖定海縣志

成於張司馬時徹今河渠總論一仍嘉靖志之舊張鄆人豈故爲曲筆以左祖定海人者此固不辨而自明者矣○案張志稿云是同治四年邑令爲凌卿雲

原案

崇邱之田雖受東湖之水然河久不浚淤濘少容况湯家嶼爲鄆之絕界

彼此治河者皆止於是河至淺梗湖水亦不能達此當急爲之所也其城中之河卽古濠河也水通慈谿茅洲閘合中大河經駱駝橋抵西水門而入越數武卽折而南可數十武又折而東經縣治之北循衛治之南而環帶於學宮之左其北則由後沙河至淵德觀西而上接梓山之陰城之東故有王家礮閘而輸洩於海自洪武丁卯展城跨濠而濠河反在城內其時僅穴西水門一線以通之永樂以後塞王家礮閘與西水門而開西南之新閘遂致城內外之水隔絕不通河淤爲塗而故迹日湮矣說者謂宜求故道復舊西水門

光緒志案隆萬間已復西水門

以接慈谿西流之水潞則由東以洩則內外聯絡匪直一方風氣之攸鍾而負郭之田資之灌溉爲利無疆矣

嘉靖志

歷代濬河事蹟

宋淳祐六年制帥顏頤仲役工濬夾江河盡復故道

乾隆志

顏頤仲勝示照得民以食爲命食以農爲本農以水利爲急本郡田畝全藉水利如東管則賴有東湖之水西管則賴有它山之水利獨自桃花渡至全海縣一帶東西南北周圍六十里舊有河港久不浚治日侵月佔皆爲湮塞水無可潴惟仰天雨晴未十日即已旱乾農家無計可施坐待其稿昔號膏腴今爲磽瘠食且不給何以爲生居此方者委可憐念其次則裏河旣已斷腴未免冒險涉江民旅往來軍兵打請又有風潮不測之患數十年來太守屢嘗有意開浚只事體重大費用浩繁莫敢輕舉當職冒應千宅生之寄常軫視民猶己之心苟可興利豈敢吝費亟欲趁今農隙支撥錢米雇募夫工自桃花渡直定海縣西依舊來河道盡行開浚一可潴水澤以溉田畝二可通舟楫以便軍民者也誠爲一方無窮之利其間近河居民或有侵佔舊來河道爲田起屋者自當悔悟以前冒占官河之非體承州郡爲民興利之意各謀改徙毋復執迷斷不可以一二人之私計而妨六十里之水利本府亦當斟酌地段支錢給助應是開河之費盡從本府出備更無一毫擾及民戶所合先行給榜曉示者

寶祐五年冬大使丞相吳潛以水利局命法曹掾趙良坦董其事是歲淤河淺港悉浚深之

清泉鄉四都二十四港共八千五百零丈 五都九村共一萬一千零丈
靈巖鄉一都自育王嶺下至石湫頂耳橋一千八百六十丈 二都自石湫

市至槎浦磯一千一十二丈 自水徑頭至方家橋二千五十丈

泰邱鄉一都自十字港橋至黃山頭六百五十丈地埭堰河八十丈 二都

自黃公漕至清水橋一千四百一十丈 三都自下河楊木橋堰至施店一

千八百丈 自上河楊木橋堰至寶雲廟三千丈

以上開慶志

明洪武二十四年濬定海鄞二縣東錢湖灌田數萬頃

明史河渠志

嘉靖二十年指揮夏紀濬深古濠河五尺

唐令志稿

萬歷二十八年縣令朱一鶚浚濠及各鄉河

唐令志稿

崇禎十七年縣令朱懋華濬東西鄉渠前渠自回向寺至露林約四十里中渠

自雙橋至駱駝橋約四十里後渠自白龍洋至大寺堰約二十里加深七尺

計廣三倍

天愚山人文集

清順治十年總督李率泰檄濬河各一丈五尺深五尺

乾隆志

康熙六年縣令王元士濬濠河十年奉海道副使史光鑑檄又濬之

唐令志稿

康熙十五年總鎮牟大寅集民濬萬弓塘河

唐令志稿下○

謝歸昌記其土定海萬弓塘者昔人築以障海也而塘之內有河亦猶城之利何嘗千百家迫明季而後失於挑濬問向時灌漑之利我民竟罔有然時不得告其利猶未見其害邇以海氛未靖將慮有自塘越河而害我民居者時見告其總戎牟公巡視至此嘗慨然興歎曰公曰此不能高築其塘而舊河之計丈挑可鑿也戊午季夏會有士民以濬河請公曰此我意也爰即下令鳩工之計挑可掘公單騎巡視親相慰勞謂今若執磬鼓驅徒可以永逸務廣其土深閭其河以堅實其旁俾為不竭之川焉至若執磬鼓驅徒可以永逸務廣其土深閭其河以告百姓聞言趨事不輟不俟一月而河池告成意嗣是而後中寇鄉則得沃壤也民得以藉茲灌漑塘則金城也一月而河則湯池也告成意嗣是而後中寇鄉則得沃壤也公一時有利而無害大將軍之偉烈為何如哉往哲有言過河洛而思禹功其盛事且曰宜立石以垂不朽即屬余為記余曰四明全浙之咽喉定海四害之鎖鑰自公駐節蛟關於今三載凡所以仰報國家俯生民興利而除害者何猷也彈述弓塘行將歌萬年德余何能以四明文辭因為全浙之壯猷也萬述弓塘行將歌萬年德余何能以四明文辭因為全浙

康熙二十五年縣令周家齊濬前大河中大河

唐志稿

薛士學河渠記事鎮海舊名定海境內田疇五十里而至鄞東白沙村濬而近郊則以西鄉兩渠為要前渠沿江塘自城外五里而至鄞東白沙村濬而之自張鑑碑始及於路臨中渠自出水門迴龍菴側至百駝橋橋以西鎮慈谿版籍故慈渠通鎮邑大浹江之潮水慈水迴龍菴側至百駝橋橋以西鎮慈

之大寺堰而潮已止堰以左惟藉春霖歲稍旱則潮亦僅過頻年而橋三里弗許
 不能抵堰又渠深祇丈餘無從多積水故皆謂亟挑澇然受事郡與利者渠
 就也縣令周侯以康熙丙寅秋初蒞任嘗策馬循渠而往也以夫為民郡與利者
 身之淺狹易涸無以利農人則慨然思與父老卜鳩工也然民雖顧焉而由
 人情所深願也則修其舊蹟之湮廢以爲經始而或撓於衆也則爲之顧焉而
 或憚其勞輟而計與之嗟怨焉吏雖欲先之而難而勸者亦生其怠渠之宜濬
 是事多共知而行之不移果由於其慮不規於久遠而姑緩以需時故湮廢
 吏民亦共知而行之不移果由於其慮不規於久遠而姑緩以需時故湮廢
 因之日甚侯於無淫潦試闡三句還縣則先期示民以具董勸之長之屬及
 期而事會時無淫潦試闡三句還縣則先期示民以具董勸之長之屬及
 禾趨者踵集矣夫海潮繞鎮邑之東境入於廣城南浹江波至春末而蓄以泄
 而不可灌畝故舊有石塘以界之塘爲上民車馬所經行也慈谿與慈爲
 渠爲民田廬舍塘以舊外爲江塘以水西行爲之官民車馬所經行也慈谿與慈爲
 南之水皆慈境也慈非海爲渠唐開元中築小西鎮之江潮者蓋自西行而南江
 至丈亭渠慈境也慈非海爲渠唐開元中築小西鎮之江潮者蓋自西行而南江
 北諸山之水畢匯於慈而山泉視泱泱入其鎮者數倍聽其水味不鹹然潮性悍能
 挾泉流以漲落故慈渠之水過駱橋以入鎮者數倍聽其水味不鹹然潮性悍能
 形高且於慈順以故稍不能趨慈之水來以東注不必濬也予嘗渠底低窪則雨霖可蓄
 而不具述幼時見慈水運舟也至前海倉爲定衛官軍月餉下慈先有郡御史不爲
 其里甲濬吾中便運舟也至前海倉爲定衛官軍月餉下慈先有郡御史不爲
 由大浹避風爲也農田亦兼利焉至今塘人稱道自沙周侯北至力浦慎民籌衣食
 其意皆有所爲而農田亦兼利焉至今塘人稱道自沙周侯北至力浦慎民籌衣食

相意無尤可移而時之更無庸以久遠待此其可與往之昔名賢
謝歸昌物潤焉惟海北鄉平而城道區淺南則有崇山邃奧川流僅百絡
渠故土而西接於慈壤又資之地勢而稍高惟潮多巨往來資其勝兩楚
河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故資之者少而洩之者多往來資其勝兩楚
方蓄洩一農之際十日求雨則車鼓聲震城野慘不忍聞旱則不耕望繼
以祠禱春應則遍求龍神鳴鉦鼓聲震城野慘不忍聞旱則不耕望繼
焦禾則視田無涕而苦樂不均之心說農事者亟議之疏濬然按田出役
出夫則有田無涕而苦樂不均之心說農事者亟議之疏濬然按田出役
利公私傳明之言又起而令某羣公嘗底厥沸旋然議旋止故河道案牘不
老有公來茲且歎曰古之役民而利之者吾今授之其直而司平於歲何
南周之逮也民歎曰古之役民而利之者吾今授之其直而司平於歲何
相去不逮也民歎曰古之役民而利之者吾今授之其直而司平於歲何
之今吾有田者給之食無田者役之而樂不度以均之吾使尺食之多寡
安不沾利者有代耕之食私不役兩便乎乃度以均之吾使尺食之多寡
與工相副而工與食相資爾從曲當通履陳督撫咸句有其議日卯渠十
功舉錫成雲決土如雨迺經撤單車履河省視旬有餘日而渠十月次告
成矣公指顧色笑樂而賦詩決士郭佩德白公成之引灌秦今史白二
不忘惟公志慕古則政廉毅忠信有表裏余於民者行之堅勇故事後
若夫播之聲歌則此志也重乎然裏余於民者行之堅勇故事後之踵事
可按牒而稽焉人目此尚物可以言也重乎然裏余於民者行之堅勇故事
拱璧大鼎美在則此尚物可以言也重乎然裏余於民者行之堅勇故事

六

康熙三十五年縣令唐鴻舉掘學宮東河並濬城北河訓導許德裕爲之記

乾隆志

雍正九年七月縣令趙應召浚治靈緒各河

乾隆志

乾隆十一年縣令王夢弼濬繞城濠河闊二丈深四尺十二年督民復濬三河

乾隆志

乾隆四十三年縣令周樽勸民濬泰海二鄉七大河

張志稿

嘉慶十八年縣令戴彝令民濬中大河六萬二千餘丈

光緒志名宦傳

道光元年靈巖王永肩傳鼎基等濬徐家浦礮上地山洋張傳門前支河漕五

百餘丈徐家浦礮南槎舊團支河漕三百餘丈塘下顧顧姓屋後支河漕三

百餘丈

張志稿

於在藻濬橫河幹支各河千餘丈邑令郭淳章旌以疏渠惠里

匾額

采訪冊

咸豐年間傳鼎基胡智模濬白雲礮上支河二百餘丈

張志稿

同治年間張世迪張光德等濬妙林磯橋上塘頭衛支河漕四百餘丈大樹下支河漕二里許磯門橋支河漕一百餘丈雙條橋東西支河漕三百餘丈

張志

稿

光緒九年邑紳方喬出貲濬西大河約長三十里

采訪冊

光緒十年邑紳陳紹唐偕姪巨綱濬官塘河五千餘丈

采訪冊

光緒十年邑紳貝錦泉等濬後大河自貴勝堰起至大寺堰止計二千餘丈

縣署

檔案

光緒十二年邑紳王煥章余燦貝珊泉蘇丙森等濬中大河自大寺堰起至平

水橋止三千一百餘丈

縣署檔案

光緒二十四年邑紳王榮商濬巖二二莊幹支各河共一萬三千餘丈同時二

一莊俞紳汝昌濬畢家磯至老人倉橋湯家橋至鎮定橋等河二三莊王紳

顯謨濬鎮定橋以西鯉蛟橋以東衛家橋以北老人倉橋以西廟後橋以南

及河西橋楊家橋賽靈巖等處各河各漕一二莊虞紳清華濬扎馬鄔隘湖塘石湫諸河由是淤者以通淺者以深闔鄉利賴之采訪冊

光緒二十七年邑紳王人鑑王以芬盛炳紀陳脩楡包康年鄭世椿等疏濬城

廂內外河道並開復東門浦以興水利采訪冊

盛炳紀重建東門浦碑記於戲成敗廢興之故雖曰人事豈不因乎時哉
時未至則衆著之利累世圖之而無功時既至則非常之舉一旦倡之而皆
應是豈才之獨優哉時會之適有宗詳而塞也則以明嘉靖十二相傳當
案東門之有浦其始建年舊志有詳而塞也則以明嘉靖十二相傳當
時有勢家以浦爲不便於己故塞之夫治間萍鄉黃公利而以一公之私見徇
之語似未足信然其究亦不可問矣同治間萍鄉黃公利而以一公之私見徇
吾邑枕海爲城海水自桃花渡經鐵沙匯至慈邑之六十亭入河而東復蜿蜒
流爲鄆入奉川北自桃花渡經鐵沙匯至慈邑之六十亭入河而東復蜿蜒
艇百餘里迺志也若依之西管則咽之水不通地派東管內外河導是浦以入海
此前人築浦志也若依之西管則咽之水不通地派東管內外河導是浦以入海
是浦固邑之咽喉也當時父老同其言屢議與築以規復舊迹格於殷未果
己亥秋邑人王蓉垞明經方集同其人申前議余適自吳門歸訪之即殷未果
此事相屬謂先君子當日亦嘗與於斯議者余不敏懼無以繼先志而王君
海帆樊君時助袁君詠笙咸以民議爲斯議者余不敏懼無以繼先志而王君
其義請明經相度形勢謂宜移建良方象萬物終始之義計甫定同人之行
商於外者若漢皋之胡君聽僑史君晉生津沽之嚴君蕉銘閩垣之胡君梅

寶皆絡繹勸輸各有成數因卜地寶山之麓而囑陳封翁九皋董其工先通於河淤者濬之塞者通之隄潰者植之梁傾者易之河工畢然後鑿溝以通浦浦之闊若干深若干溝之長若干深若干闊與浦稱凡糜白鏹一萬七千五百餘金積三載而工告成是役也建策者王明經演成者陳封翁陳金籌款踴躍輸將者則諸君子之力爲多余以庸碌之材得追隨而書名於後自問且滋惡矣故於工既藏爲誌其始末如是將使後之人知事之所由興與其所能爲者余何人斯其敢自爲功乎

光緒二十九年崇邱吳正閨開濬青嶼新河與巖河通舟楫

采訪冊

附東門浦論

案王家礮閘爲縣城出水要口負郭之田旱則資以灌溉澇則藉以宣洩自永樂年間塞後河淤爲塗縣城內外之水隔絕不通每逢大旱年分城廂一有火災倉皇失措非特無以利農功并無以保民居也議者謂王家礮閘之塞亦自有道蓋水不出王家礮勢必出張鑑礮左水倒右俗語所謂青龍過堂又屬西流之水主文秀此特就堪輿家而論也殊不知就堪輿家而論水有自左倒右亦有自右倒左總看龍之來勢及有情無情并合局與否耳如

合局有情卽白虎過堂何害否則青龍過堂亦屬無益且張鑑碶西流之水非天然出水之口決諸西方則西流正不妨決諸東方則東流也查碶閘舊向係卯酉兼乙辛年湮代遠更向不便而江沿放水處可稍折乙辛兼卯酉乙辰同宮正收得縣署子方及西水門申方諸水堪輿家所謂來自生旺流於休囚正合會而聚成一局况縣署後梓蔭山下諸水爲本邑隨龍之水一滴元神猶人之本身骨血今從西水門轉南而過署前城濠出王家碶不但水躔元武而且一氣貫串毫不外洩如出張鑑碶滔滔而出水不上堂且張鑑碶水口無羅星而王家碶有金雞虎蹲禽獸諸曜孰得孰失不辨自明前人謂宜求故道不獨爲一方風氣之攸鍾者職是故耳

案是論爲邑令黃敬熙撰黃公字曙巖江西萍鄉縣人辛酉拔貢同治八年來攝縣篆精堪輿術下車時相度形勝謂吾邑欲大振文風擢巍科登鼎甲躋卿貳而任封疆富農桑而饒積聚非開東門浦不可查是